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2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善满潭柘寺

南京魏鲲鹏

一部作品交稿之后,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间,我选择了自驾去北京旅行。朋友很热情地接待,特意请假陪我逛颐和园,爬长城,登香山。在香山拾级而上的时候,听朋友说不远处就是传说中“先有潭柘寺,后有北京城”的潭柘寺,我便特意选择了一个工作日,和朋友一起驱车驶往京西这座千年古刹。

在检票口检完票,我们一起循着巨石漫道的崎岖山路向山门而行。路上看见一位穿着白色T恤黑色西裤,约莫70岁的老人,在独自艰难上山。走在他的身后,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双腿在颤抖,每走几步,他便会停下来扶着膝盖气喘吁吁地喘息。

我紧走两步到他身边,搀扶着他的手臂,那一刻我甚至没去问他是否需要帮助。对于我贸然地搀扶,老人并没有什么不适,而是扭头感激地微笑,对我连声道谢。

上山的过程中,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老人思绪清晰,听口音说的居然是我的故乡漯河片的中原官话,我用家乡话和他沟通。闲聊中,我得知老人在家乡某中学当了半辈子语文教师。退休后遍览国内名山大川、文物古迹,以弥补年轻时的缺憾,同时也印证自己在书中看到的一些知识点。我对老人这种退休后坚持学习,充实自己生活的劲头肃然起敬。

过了潭柘寺气度恢弘的山门,进入法度严谨的寺内,到处是苍松翠柏掩映。两棵历经千

年的帝王树和配王树,依然郁郁葱葱,毫无垂老之态。行走在亭台楼阁间,由于体力问题,老人走得越来越慢,喘息声也越来越重,我时不时劝老人坐下来歇息,而他怕浪费我们的时间,坚持前行。那一刻,这位老人倒有些那两棵千年古树的气韵。

我们一起游览寺中古朴的殿、堂、阁、斋时,我并没刻意去扶他。只是在跨过门槛时,双手用力托一下他的手臂,这时老人总会报以感激的微笑。在路过一棵菩提树的时候,树上满满地挂着游客许愿的红飘带,有几根不知是被风吹落还是不小心被后来许愿的人碰掉了,散落在了地上。老人蹲下身,颤巍巍地捡起来,重新系到菩提树的枝杈上。

一路下来,本来三个小时的游览时间,因为担心老人,下山的时候已是傍晚。在山脚下将要分别的时候,老人缓缓地停下脚步,转头对我说:“老乡,现在网络上充斥各种老人倒了,人们不敢扶的现象,怕被讹。这次在潭柘寺遇见你,让我发现,世间自有真情在,还是善良的人多。”

我听后,怔了一下,在这座中国古典寺庙典范建筑内,我去搀扶这位老人的时候,没有任何的顾虑,就和他在菩提树下蹲下身,捡起那些写满愿景的红飘带,系到树枝上,只是出于本能和教养。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善吧。

愿这种善不局限于我和这位老人之间,不局限于这座千年古刹内,更希望善满人间。

## 难忘小阁楼

苏州谭良根

1975年,奶奶患皮肤癌,要去上海肿瘤医院手术。家人虽多,但都从事农业生产,靠赚工分吃饭。经家庭会议决定:由我陪奶奶去上海手术。他们考虑大上海人生地不熟,没有文化,路也找不到,幸亏我岳父上海有位堂兄,我们称伯父,故这重任就落在我肩上。

那时交通闭塞,去上海只有一班轮船,从江阴出发到唐市大约在晚上6点左右,我带着奶奶乘上这轮船要近一个晚上才能到上海。虽说可以在船上睡觉,但因心事重重没有合上眼。大概在凌晨3点多钟到浙江路桥码头,我们只能挺起精神走向成都北路33弄22号,这是伯父的家。

我鼓足勇气敲门,伯父听到声音,就起床开门。我放下手中携带的一些土特产,说:“伯父,乡下没什么,这点芝麻糯米鸡蛋是奶奶送给你的,不成敬意。”

“辛苦了,一个晚上没睡,快点睡觉吧,床铺早已准备好,你和我睡,奶奶跟你伯母睡。”伯父安排得有条不紊。

伯父有四个子女,三个女儿一个儿子,一家人就住在一间屋里。得三班倒,这样才将过去。加上我们来,挤上加挤,因为小阁楼只有30多个平方米。有一句话,叫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有多少个夜晚伯父只能打地铺,包括他的孩子们……

伯母厚道,不嫌我们乡下人,待我们婆孙俩比亲人还无微不至。每天烧上喷喷香的米饭,尤其那红烧带鱼烧得满屋三间香,还有那走油肉肥而不腻,一看就垂涎欲滴。每每开饭时,伯父总让我坐上朝南桌面,奶奶坐在我身旁。伯

母一个劲地夹菜,送到我和奶奶碗里。我与奶奶用的碗都是大碗,她知道我们乡下人能吃。

那年代,买东西都要凭票供应,可是伯母想尽办法,除了荤菜,豆制品不能少,她便与左邻右舍商量,说乡下来了亲戚,因手术要住一阵子,讨票要票,由此解决了僧多粥少的僵局。几天下来,我食欲大增,体重随之增加了,像走进了疗养院。

在主刀裘医生的努力下,奶奶的植皮手术很成功,因植皮手术不须住院,一直住在伯父家里。手术后,定期定时去附近瑞金医院作巩固治疗,经过近半月的精心疗养,奶奶逐渐康复。

其间,我在上海到处跑,去新华书店买书,去上海电影院看《闪闪的红星》,抽伯父烟票上买来的海鸥牌香烟。伯父通过一种渠道搞来了一张购买海鸥牌手表的券,我戴上这块手表无比开心,像一只小鸟飞上了天,戴在手腕上左看右看,觉得此刻的自己身价倍增。那时生产队里我领先戴上了手表,分外自豪。

奶奶身体康复,这是不幸中的大幸!在小阁楼里半月的美好生活难以忘怀,伯父伯母的悉心照顾比亲人还亲。50年前的阁楼情结一直萦绕在我心头……奶奶在多年前已仙逝,她活着的时候经常对我说,上海伯父不能忘记啊!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失去了联系,如果伯父伯母健在的话,现在应该近90岁了。

多年前我曾想通过《新民晚报》登一篇拙作,希望可以寻到我们的亲人。但因文笔欠佳,一直没有投稿,故至今仍未杳无音讯。但我难忘小阁楼,难忘伯父胡福根!

具观赏价值。尤其是在秋天,它从夏天的青绿渐渐转黄,而后又变为深红、赭红。远远看去,一株株挺立的乌桕树,就像一团团红黄交织的绚丽彩霞,飘落人间,为大地增添了一抹璀璨的色彩。

那些年,老家禾场边也栽有一棵大乌桕树。每年春天,树叶青绿茂密,其间伸出一根根缀满黄色粟米般的枝条,那是乌桕绽放的花朵。夏天,叶间长出一粒粒青绿圆溜的小果子,与尖头卵形的绿叶相互依偎,充满了意趣。秋天,红叶簌簌飘落,绿果子变黑,外壳裂翘,绽开一束束白色的仿若花朵的籽,星星点点缀满树枝。

桕籽又称木梓,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。它内外都是油脂,但用途各不相同。外面白色的一层叫皮油,可以用来制作蜡烛、肥皂;坚硬壳里的叫柏油,可用于制作油漆、油墨。那些年,我们家靠着卖木梓所得的钱,购买了书籍、本子和文具。门前的这棵乌桕树,俨然成了我家的“生财树”。只可惜,在祖母去世的那一年,这棵树也枯寂而去。

那些火红树叶的乌桕,如一把把赫然醒目的火炬,照亮了故园的热土,也点燃了我心中对故乡的思念之情。

## 露头青

兴化朱秀坤

深秋的露水真大,露水里的蔬菜长得真好。一低头见人家园子里一片萝卜苗水灵灵、鲜嫩嫩的碧翠可喜,忍不住赞了两声。那边正间苗的老伯笑道,“这里有好几个品种呢,白萝卜、紫萝卜,还有西瓜红。”又指着叶子最大的说,“这是露头青哎。”

露头青?我一时怔住。儿时伙伴一般熟稔的名字,多少年没见过、没听过了,有一天竟无意间邂逅了它的童年,哪能认得出来?真是惭愧。

记得童年时候,生产队里种过露头青,全种在四面环水的埭田里,是精通“盘园”的福爹爹种的,他没早没晚地侍弄那片萝卜,间苗、除草、捉虫、浇水,行距株距都恰到好处,细致得跟绣花一般认真。但见一行行土垄上稀稀拉拉地排列着几株粗枝大叶的萝卜苗,顶着清亮的露珠眉开眼笑在晨光朝霞中。福爹爹早早地就担上水,一瓢瓢浇灌,萝卜苗越发水灵精神。到了地里结出萝卜,土垄被撑开,福爹爹便在田边搭了草棚,晚上带上大黄狗,歇在萝卜田里了。

收获萝卜时,我曾跟大人去过那片埭田。一行行土垄上,原本显得稍远的株距,让一颗颗肥硕的大萝卜排列得正好,不挤也不松,要不说福爹爹是老把式呢。奇怪的是,那萝卜跟小炮弹似的,竟有大半个身子袒露在土垄外面,袒露出来的部分一律青碧色——叫“露头青”是名副其实了。拔出来才知土中那小半截是洁白的,顶着几片可怜叶子,壮实得像个火气蛮大的青皮后生,或者是村里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头。

此时的露头青已然经了霜,有一点点辣,却辣得正好,更加醇厚。咬一口,嘎嘣脆,清嫩,微甜,水汪汪的鲜。大家喜气洋洋地用大笆斗往家抬,人人脸上带着笑,那场景真让人难忘。

露头青萝卜多半用来切成丝烧汤,讲究的劈两块水豆腐,青青白白,鲜爽又下饭。记得作家汪曾祺喜欢做杨花萝卜烧小干贝,台湾的陈怡真及美籍华人聂华苓在汪家都吃过,吃得津津有味,赞不绝口,前者将剩下的打包带回宾馆,后者连一点汤汁都端起来喝了。其实用露头青萝卜烧淡菜、烧大蛸(类似于干贝),在吾乡是常有的,叫作素菜荤烧是也。

吃不了便切成滚刀块,晒两个大太阳,晒得发蔫,腌起来,加五香粉、辣椒面,撒些白糖,倒点白酒,入坛封口。阴上一周开坛,即是极美的佐餐萝卜干,空口嚼也似有银瓶乍破的清脆滋味。也可切成丝,码上盐,麻油一浇,非常清新,佐粥、醒酒皆好。遇上巧手的主妇,又可包包子,烧排骨汤,做萝卜丝饼,炸萝卜丸子,这露头青还真是百搭,怎么做都好吃。

冬吃萝卜夏吃姜,虽是俗语却有道理。冬日里我也将萝卜当水果,解渴又解馋,增加维生素,“喀嚓喀嚓”嚼得美极了。我喜欢吃三种萝卜:小爆竹似的紫萝卜,心里美的西瓜红,还有就是露头青。只是这露头青,如今似乎不多见了。

清晨的地铁,如同一座现代化的堡垒,在地下缓缓前行。车厢内的灯光柔和而明亮,仿佛为每一位乘客点亮了心灵的一隅。我喜欢在这样独特而喧嚣的空间里,拿出一本书,将地铁变成我的“移动书房”。

车厢内,人群熙熙攘攘,每个人都在忙碌着,或低头刷手机,或凝视窗外飞逝的景致。我则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,从随身携带的背包中取出一本已经泛黄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这本书已经陪伴我度过无数个地铁时光,成为我通勤路上不可或缺或的伴侣。在这里,我仿佛与孙少平、孙少安兄弟并肩奋斗,在文字间感受到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地铁车厢就像是一个时光隧道,每一次阅读,都像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拼搏的年代。

当地铁缓缓启动,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幅幅流动的画卷,迅速在眼前掠过。车厢内,我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,耳边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翻动书页的沙沙声。这移动的“书房”虽然空间狭小,却仿佛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,让我忘却了周围的嘈杂与喧嚣。地铁的每一次颠簸,都像是书页翻动,带我走进一个个精彩的故事,感受其中的悲欢离合。

在这特殊的阅读环境中,我体会到了与众不同的感受。有时,周围的乘客也在专注地阅读,或陷入沉思,或嘴角挂着微笑,或眉头紧锁。虽然我们素不相识,却因阅读而有了某种难以言喻的默契。偶尔,目光交汇,彼此点头微笑,仿佛在说:“原来你也在这里,与我一同品味着书中的美好。”

随着通勤的日子逐渐增多,我的移动书房也日益丰富起来。从《百年孤独》中感受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,到《红楼梦》中品味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凄美爱情;从《时间简史》中探索宇宙的奥秘,到《人类简史》中领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。

有一次,在地铁上读《红楼梦》,看到黛玉离世,我不禁红了眼眶。周围的乘客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,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解释道:“没事,只是看书太投入了。”他们恍然大悟,微笑着点头,仿佛在那一刻,我们都成了彼此的知音。

岁月流转,地铁依旧在城市各处穿梭。我的移动书房也依然陪伴着我,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愿与书为伴,一路前行,在地铁的轰鸣声中,静静品味每一个字句,享受那份简单却深刻的阅读之乐。

南京袁莉

## 故乡乌桕红

湖北北京山李雨辉

岁月悠悠,记忆中的那抹红总在不经意间浮现,那是故乡乌桕树的红叶,在时光深处摇曳生姿。

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,只记得那时父亲还健在,父母居住在乡下。一个深秋之日,我从外地返回家乡探望父母。踏上门前堰堤时,那从乌桕树叶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。那是怎样热烈的红啊!远远望去,恰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,在堤上肆意绽放着它的美丽。那一刻,我深深地为这乌桕红叶之美所叹服。

乌桕,又名木梓树,在我的家乡是极为常见的树种。山坡上、河岸边、田埂中,随处都能看到它挺拔的身影。而乌桕树苗则被人们称为洋辣子树。洋辣子,其实是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毛毛虫,浑身长满青色与黄色的毛。由于乌桕苗叶上这种毛虫众多,人们便以虫名来称呼小乌桕树。

年少时,我在山上放牛,对洋辣子树总是避之不及。生怕靠近后,树叶上潜伏的洋辣子毛虫会触碰到我的皮肤。砍柴时,也要格外小心洋辣子树。一旦让毛虫落到颈处,皮肤便会立刻又红又肿,隆起一块块红盘疙瘩,那种辣痒的感觉让人难受不已。

然而,当乌桕树长大之后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高大的乌桕树,不仅让毛虫难以滋生,还极